



防腐须重思想

——《天朝的崩溃》读后

□木子鹰



清末腐败，世人皆知。即便像张謇、沙元炳那样的状元、进士，本想从政治国，但实在不能忍受清廷腐朽的官场环境，无奈辞职回乡，自辟天地，造福一方。若论时间，晚清腐败可谓封建式腐败的“尾巴”，但是这根尾巴不是越来越细，而是越来越粗——时至晚清，腐败愈演愈烈。

也许有人会把腐败的矛头指向皇权，不无道理，但又不全然。相比明朝诸帝，清朝皇帝只有庸君，未见昏君。像万历那样常年不早朝的皇帝，清朝未见。相反清朝的皇帝还是很勤政的，常常忙于批阅奏折，每日休息时间都很有限。但比腐败，清末官场不亚于明末官场，这是何故呢？近来，笔者通过阅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于清末腐败根源的认识已有嬗变。

《天朝的崩溃》是学者茅海建的著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有别于普通历史教材或相关传记故事，茅海建并未简单地采用二元论，将世人熟知的历史名人，如林则徐、琦善等定格为绝对的好人或坏类。他运用中英双方的历史材料，抓住细节，缕析历史关键时刻诸多名人的各自心态，从而重塑历史真相，客观评骘史实，帮助读者了解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源。

我很认同茅海建的观点。顾名思义，“天朝的崩溃”，正是阐述清朝的失败正是源于亘古不变乃至僵化的“天朝思维”——即四海之内皆天朝，外国皆蛮夷，唯有清朝独尊的思想，而在大清国内，又唯天子（道光）独尊。相关思想早已有之，不过到了道光时期，已经根深蒂固，达到极致。尽管《鸦片战争再研究》从未细致研讨清末腐败的缘由，但是这种腐朽僵化的“天朝思维”不仅导致清军失败，也滋生出种种腐败，这是不争的史实。

面对英国海军的挑衅、侵犯，久居宫内的道光皇帝，一直在“抚”“剿”之间徘徊。无论胜败，维护天朝颜面是首要任务。起初，道光皇帝对于中英战争是“心有余悸”的。究其缘由倒不是他对英国海军优良的武器配置有着充分认识，而是他在即位之初发动过弹压张格尔的战斗。书中对此一笔带过，但那段历史值得回顾：

道光刚刚登基，西北边陲传来坏消息，叛军四起。敌军首领是大和卓的后裔——张格尔，与清朝皇帝有世仇。另一方面，清廷层层腐败，西北民族地区，民不聊生，也促使张格尔叛军日益增多。起初，道光皇帝下令“勿妄杀戮，以安众心”，结果大臣斌静无视天命，处死俘虏，触怒龙颜，被发配东北。至道光五年，张格尔不率部骚扰清军。道光六年，张格尔勾结外贼，连克数城，引起清军恐慌。道光皇帝果断出击，征调各地大军，剿灭叛军。道光八年，道光皇帝于圆明园审讯叛军。张格尔已被大臣下毒，害怕他揭发西北官员腐败的恶习。

思想固化的道光皇帝，从未意识到西北边陲腐败的严重性，倒是感叹战争的巨大费用。在素来节约的道光皇帝心中，面对空虚的国库，他起初才放弃与英军战斗的想法。日后的，面对英军的步步紧逼，又很缺乏域外知识，道光皇帝又决定抗击英军。参赞大臣斌静的行为成为日后鸦片战争中诸多大臣的“教训”——天子至高无上，天命不可违背。无论是一向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还是一向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都对道光皇帝言听计从。林则徐在广州时请人翻译洋人报刊，获取情报，尽管这些翻译未必精确，情报未必准确，但他至少比身在紫禁城内连英国女王是何人都知道的道光要了解敌情，可是林则徐及其继任者必须顺从皇帝的旨意。加上武器落后，清军完败是必然的结果。

也正因为天子思想的盛行，《鸦片战争再研究》已经注意到清末腐朽官场中非常普遍的思维，皇帝是天子，于是各级官员，援以为例，上行下效，皆以种种“小天子”自居，追求奢靡生活。腐败的官员就像跳蚤，在大清朝腐烂的身体上活蹦乱跳。从而腐败进入一种常态化、安稳化。而在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又不难看出腐败可以加速清廷腐朽。官员在购买武器、增强防御工事、发放军饷中，心系贪污，也促使清军大败。

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一位英国军官在他的回忆录结尾刻意用大写字母写下一句话：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中国被一个女人征服了）。几百年后，茅海建又在书中刻意引用了这句话，可谓用心良苦。这句话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所谓那个“女人”正是道光皇帝曾经思量击败英军后纳为嫔妃的英国女王。鸦片战争败了，皇帝及众多臣子仍舍不得那顶“天朝的光环”。有句妙语：“思想是妙不可言闪烁飞逝和无拘无束的，它是世界之光，是人类最引以自豪的荣耀。”倘若彼时的清廷权贵们能够明白思想的妙用，也许就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了。

“中国式现代化”对话“企业家精神”

——评《新时代视角下张謇企业家精神探究》

□王志鹏 成云雷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张謇先生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在新时代视域下，如何认识张謇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如何用企业家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视角下张謇企业家精神探究》一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该书作者黄正平教授，系南通大学新代理论武装研究中心主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原二级巡视员。“生于斯、长于斯”，黄正平生长在张謇故乡——南通，在成长成才过程中深受张謇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等精神品格的熏陶，这些为他日后“念兹在兹”探究张謇企业家精神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参加工作后，他长期从事文化、理论工作，曾获得中宣部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称号。作者一方面长期担任宣传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又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在理论研究方面孜孜以求。上述经历使得本书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堪称同类研究的高质量著作。

一是思维理路清晰，时代导向鲜明。张

謇企业家精神是立传统之基、按时代之需、依世界之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文化成果，也是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精神力量。作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张謇企业家精神研究，在写作中准确把握了“历史与现实”“守正与创新”“中国与世界”“精神与文化”“传承与发展”等关系，赋予了张謇企业家精神超越时空的崭新社会价值，把张謇及其文化精神打造成一部丰富、生动的“活教材”。

二是内容构思精巧，写作视角通透。本书以“缘何”为起点，从新旧交织的历史维度、非凡事业的成就维度、历史评价的现实维度对张謇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精准的梳理总结，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通过“走近”“读懂”“理解”三个章节顺藤摸瓜，引导广大读者穿透历史迷雾，对张謇的个人经历、社会影响和著作文本等进行条分缕析的真实还原，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在“致敬”“余音”两个章节，作者在历史与现实中进行时空切换，从中华民族的“百年梦圆”提炼出张謇企业家精神蕴含的实践价值，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现代

化建设的“动力源”。

三是内涵提炼深刻，实践价值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讲话和文章中提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者立足现实社会发展需求，以新时代的话语模式对张謇进行角色定位和身份标识，以文化内涵、时代内涵、实践内涵为三个“切口”，阐述了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精髓和实践价值所在。书中观点新颖，不乏有作者的崇论宏议，抽丝剥茧之中常能让读者灵光乍现，眼前一亮。本书既是全社会关注、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思想窗口，同时也是当代企业家深化民族意识、构建社会责任、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南针”。

近年来，黄正平教授在全国作多场专题报告，承担多项国家、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张謇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希望作者这一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方面能够引发学术界的新一轮研究热潮，在实践方面能够引领新时代企业家爱国敬业，让张謇企业家精神在追江赶海中凝聚起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向心力。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虫间乐土 别有洞天

——写在法布尔诞辰200周年之际

□汪微

入夜，秋虫唧唧，窗外花园草丛里响起的是动听的奏鸣曲，让我为大自然生命的悸动而沉醉。于是想起了荒石园，想起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1823—1915）和他笔下精雕细琢的描绘。

今年是法布尔诞辰200周年，他用散文形式写成的学术著作《昆虫记》便成了我的枕边书。56岁那年，法布尔在法国东南部奥朗日附近的小城镇塞尼昂购置了一块荒地，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和观察场地，命名为“荒石园”，全身心投入昆虫观察和实验，系统整理前半生的研究资料，完成《昆虫记》的撰写。1923年，在法布尔诞辰100周年之际，周作人先生首次将这部巨著引入中国。

法布尔的昆虫研究与前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重实践、求真相。此前不少昆虫学家仅局限于对昆虫体貌特征进行分类研究，不去实地了解昆虫的多彩生活。他们热衷于搜集昆虫标本，把它们浸泡在防腐液里，观察其外形和各种器官的姿态，而不去考虑它的触角、大瓢、翅膀分别起什么作用，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什么具体关系。法布尔却不满足于此，他乐于用纯粹的田野实验方法，探究昆虫的本能和习性。甚至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对昆虫的劳动、择偶、繁殖、智慧、伦理等细细剖析。他在《昆虫记》中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你们让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在法布尔眼中，昆虫学是充满美学趣味、引人入胜的学问，翻开《昆虫记》，体现这种美学趣味的内容俯拾皆是。一般来说，儿

童大多对昆虫充满好奇和兴趣，法布尔喜欢通过孩童的视角，细致描绘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并把这些生活习惯上升为生活情趣，使《昆虫记》成为百读不厌的“生活日记”。譬如关于蝈蝈进食的记录：“为了变换食物的花样，我还给它们吃很甜的水果：几片梨子、几颗葡萄、几块西瓜，这些它们都喜欢吃。绿色蝈蝈就像英国人一样，酷爱吃用果酱当佐料的生牛排。也许这就是它抓到蝉后首先吃肚子的原因，因为肚子既有肉，又有甜食……”这样的描述，借助孩童眼中对美食的兴趣，准确表达出蝈蝈的生活习性。

法布尔对蝉细致入微的观察更是令我们感同身受。我们时常追忆童年时代夏日逮蝉玩蝉的有趣经历，但都不如法布尔长达15年的与蝉为伴和设身处地的深度体验。《昆虫记》这样描述：“蝉四年在地下干苦工，一个月在阳光下欢乐，这就是蝉的寿命。我们不要责备成年的蝉狂热地高奏凯歌，因为它在黑暗中生活了四年，穿着皱巴巴的脏外套，如今它突然穿上精致的服装，长着堪与飞鸟媲美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微醉半醺，在这个世界里，它极其快乐……”这样的描述，没有板着面孔的学究气，没有一般学术著作晦涩难懂的说教，法布尔与自然和谐共处、平等对话，用活泼的语言表现生命的本真与细节之美，其中比喻、拟人手法的大量运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样的文字读来如饮醇醪，久而弥笃。

如果说法布尔以一种诗人情怀将他眼中的昆虫故事娓娓道来，那么不妨说作为“虫间乐土”的荒石园就是法布尔的诗意图居地。对于蟋蟀这样可爱的昆虫，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道：“我的蟋蟀，因为和你们在一起，使我感到生命的蓬勃，这是我们躯体中的活力，这是我为什么不看天上的星辰，而将我的注意力集中于你们的缘故了……”区别于常规的抒情散文，《昆虫记》

用人性观照虫性，把深刻的人文关怀倾注在昆虫身上，然后以瑰丽深刻的内涵，唤起读者对世间万物、生命百态的强烈反思。书中对某些昆虫充满智慧的生存方式同样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比如关于螳螂的“智擒蝗虫”：“那个可怜的蝗虫移动到螳螂刚好可以碰到它的时候，螳螂就毫不客气，一点儿也不留情地立刻用它的武器，用它那有力的掌重重地击打那个可怜虫，再用那两条锯子用力地把它压紧。于是，那个小俘虏无论怎样顽强抵抗，也无济于事了。接下来，这个残暴的恶魔鬼胜利者便开始咀嚼它的战利品了……”

很多时候，昆虫在我们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的猎捕、进食、搏斗，在法布尔眼中却是蕴含生存哲学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这种独特的目光下，法布尔时不时有新的发现。有一次，法布尔看见一只胡蜂捉到一只大苍蝇，飞起来特别吃力，于是很快切掉苍蝇的头、翅膀和肚子，咬住剩下的部分轻松地飞走了。法布尔觉得很纳闷：胡蜂是特别聪明的昆虫吗？轻易下结论绝不是法布尔的研究习惯，为了弄清真相，他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观察和比较，有时一蹲就是一整天，包括在风和日丽与狂风呼啸的不同天气条件下，室内与露天的不同环境下，结果发现在任何时候，胡蜂都是去掉猎物的头、翅膀和肚子，咬住剩下的部分飞走，而且这一举动跟猎物的体型大小无关。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貌似“高智商”的昆虫行为，其实说到底只是一种本能。通过这件事，法布尔探索昆虫本能、揭示昆虫生命真相的执着和艰辛可见一斑。

《昆虫记》摩挲日久，我觉得这部书可以看作是法布尔的“自传”，传主法布尔就是书中那一只只充满灵气的昆虫，善于变换角色，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的戏剧，法布尔既是导演，也是演员。

对书有情书不老

□周杰祥

质笔记本上书写的沙沙声，声音不大，却是一首优美感人的交响曲。

一本书，如果仅仅躺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里，那么，图书馆也只能是思想的墓地。如果无人翻阅，书也会老。我们常常看到，那么多书籍，特别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籍，在书橱里慢慢朽败，散发出陈年的霉味。在那封闭的环境里，哪怕是恒温恒湿的加持，因为缺少呼吸，书也在渐渐死去。大多时候，我们的书被关在房间里，关在书橱里，或者樟木箱子里，暮气沉沉。

我常说，书肯定不喜欢虫子的咬啮，不喜欢发霉的味道，它应该希望经常被拿出来，在阳光里的长椅上，在灯下的书桌上，就着一杯茶或一杯咖啡，伴着一支笔或者一段轻音乐，缓缓流淌出古哲先贤的过人智慧，抑或被大人们琅琅诵读，被孩子们轻轻摩挲，抑或被学子们装进书包，放进行囊，共同奔走在现代化的高铁和飞机上，感受到年轻人崇拜甚至质疑的气息。可惜的是，一般图书馆、图书室门上挂锁，而一些图书馆挂的不是铜锁或者铁锁，而是电子锁、指纹锁，只对熟悉的面孔开放。图书馆管理员脸往前一凑，门锁咔嚓一声就打开了。

可这是他们——这些书的作者们，所期待的吗？

先知们创造的不朽之作，曾经构成生命的苦涩时光，让人类在其中消解，而那时的孤独与当下并无两样：空无一物，别无二人。

但一本本书应该是鲜活的，它们都有泼刺刺的生命，阅读是给它们的抚慰，应该让书的灵魂和人类一起，缓缓上升，充满活力与憧憬。

每一本书，都有神奇的启示，读过以后，读者都不再是以前的自己。要达到这一点，前提必须是，人与书体的接触、心灵的交会，若非这样，书就成为码着的、堆着的知识，它占据空间，甚至会取代智慧的位置，就像这座图书馆只能是简单地取代了此地昔日的原野。

当然，图书馆更是面临挑战。人类已经被电子设备控制。在它们面前，碎片化的闪烁，快餐式的餍足，人类变得沉迷而茫然，被屏幕里的短视频逗得像傻子一样哈哈大笑，而丝毫没能顾及别人的感受。文员们甚至不用读书，写作和分析则被AI所代替。这是进步，还是悲哀，谁也不知道。

但我坚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书籍，就永远是进步的阶梯；图书馆，就永远是通往天堂的入口。

多年之后，当你学有所成，事业辉煌，成了博士、院士，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再回母校，故地重游，看望校长、老师们，又到图书馆转转，看着学弟、学妹们在此阅读，定会心生暖意，和声细语地与之交流感悟并加以激励。

在这辽阔大地上，充盈着如同校园里秋桂的氤氲，那就用它四处弥漫的花香，去芬芳那些沉溺于阅读的美好时光。

书存在的意义，全在于人，人类对书的情感，就是书的生命。对书有情书不老，让我们静下来，去读书吧。



《高罗佩：其人其书》
[荷]扬威廉·范德魏特灵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以传主的作品为线索，用文学性的笔调，凝练地勾勒出传主一生思想与研究的发展轨迹，并且刻意避开官方叙事，加上自己也曾深度研习过东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其审视的角度和理解的深度自是与众不同，往往从一个同道甚至知音的立场出发，做出充满个性化的分析。



《平乐县志》
颜歌 上海三联书店

这是一部后现代的“三言二拍”，以平乐镇东街为故事发生地，以即将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及其儿媳陈地菊为双主人公，串起一对青年男女的成长离合与小镇官场的世相起落。颜歌用说书人的腔调展开叙事，加以各种旧体诗词韵文的巧妙使用，并采用四川方言，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丰富的层次与空间。



《洋盘》
[美]沈恺伟 文汇出版社

这是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近20年的生活。花10年寻访一位手工锅匠，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他穿越在两种文化间，见证了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求剑》
唐诺 北京日报出版社

唐诺用“年纪”这一独特视角，以其独特的文风和抵达思维尽头的思索，带我们进入伍尔夫、昆德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赫尔岑、康德、张爱玲、阿加莎·克里斯蒂、山田洋次等人的世界，从阅读书籍写到影视综艺，辨识出那些比文字和影像更稠密更切己的东西，重新打开我们的视野。